

西方醫學史最佳入門書

疾病與醫學的故事、科學醫學體系的困境

醫學 簡史

Blood & Guts
A Short History of Medicine

作者◆若伊·波特 Roy Porter

譯者◆王道還 博士

清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雷祥麟教授 導讀
中研院史語所助研究員李尚仁教授

醫學簡史

Blood & Guts
A Short History of Medicine

作者 ◆ 若伊·波特 Roy Porter
譯者 ◆ 王道還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醫學簡史 / Roy Porter著；王道還譯.--初版.--臺北市：
商周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2005 [民94]--面；公分--（）含索引
譯自：Blood & Guts : A short history of medicine
ISBN 986-124-259-7 (平裝)
1.醫學-歷史-通俗作品
410.9

93015299

普羅米修斯 020

醫學簡史

原 著 書 名 / Blood & Guts : A short history of medicine
原 出 版 者 / PENGUIN BOOKS LTD.-UK
原 著 者 / Roy Porter
譯 者 / 王道還
總 編 輯 / 陳黎吾
責 任 編 輯 / 王筱玲

發 行 人 / 何飛鵬
法 律 顧 問 / 中天國際法律事務所
出 版 / 商周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9樓
電話：(02) 2500-7008 傳真：(02) 2500-7759
E-mail：bwp.service@cite.com.tw

發 行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
台北市104民生東路二段141號2樓
電話：(02)25000888 傳真：(02)25001990
劃撥：1896600-4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香港發行所 /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 灣仔 軒尼詩道235號3樓
電話：(852) 2508 6231或 2508 6217 傳真：(852) 2578 9337

馬新發行所 /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e(M) Sdn. Bhd. (45837Z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63833 傳真：603-90562833
E-mail: citekl@cite.com.tw

封面設計 & 內文排版 / 晴天娃娃工作室

印 刷 / 韋懋事業有限公司
總 經 銷 / 農學社 電話：(02)29178022 傳真：(02)29156275

行政院新聞局北市業字第913號

Printed in Taiwan

■2005年10月初版

BLOOD AND GUTS: A SHORT HISTORY OF MEDICINE by ROY PORTER

Copyright ©2002 by ROY PORTER

The Moral rights of the author have been asserted.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by Penguin Books Ltd.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 2005 by BUSINESS WEEKLY PUBLICATIONS, a division of Cite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Illustrations © Wellcome Library, London

ISBN 986-124-259-7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定價：280元

Contents

導讀/若伊·波特：歷史學家與老師	李尚仁 004
導讀/《醫學簡史》中一個有趣的留白	雷祥麟 010
序	016
1. 疾病	019
2. 醫生	045
3. 身體	087
4. 實驗室	117
5. 治療	151
6. 外科醫學	167
7. 醫院	203
8. 醫學與現代社會	225
進階書目	250
索引	252

醫學簡史

Blood & Guts
A Short History of Medicine

作者 ◆ 若伊·波特 Roy Porter
譯者 ◆ 王道還



醫學有三要素：疾病、病人、醫師。
醫師是醫學的僕從。病人必須與醫師
合作，對抗疾病。

希波克拉底斯（460-377 BC），《流行病》

醫生，你醫治自己罷。

《新約·路加福音》4:23*

*《新約·馬太福音》：他救了別人，不能救自己。（27:42）



Contents

導讀/若伊·波特：歷史學家與老師	李尚仁 004
導讀/《醫學簡史》中一個有趣的留白	雷祥麟 010
序	016
1. 疾病	019
2. 醫生	045
3. 身體	087
4. 實驗室	117
5. 治療	151
6. 外科醫學	167
7. 醫院	203
8. 醫學與現代社會	225
進階書目	250
索引	252

若伊·波特：歷史學家與老師

李尚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若伊·波特（1946-2002）大概是英語世界這二十多年來知名度最高的醫學史學者。他的聲名除了來自幾本提出重大歷史創見而深受學術界推崇的著作之外，也因為他發願為一般讀者寫作，長期投入歷史研究的普及推廣工作。這本《醫學簡史》以及去年中譯出版的《瘋狂簡史》，就是他晚年在這方面持續努力的部分成果。

1994年我前往倫敦大學攻讀醫學史學位，除了研修碩士課程外並旁聽幾門大學部課程，其中包括若伊講授的「醫病關係史」。若伊的課在所內總是大受歡迎，修課同學以醫科學生居多。每年學生對教師的教學評分，他向來是所內老師第一名。他講課擅長以有趣甚至匪宜所思的軼事來引發學生興趣，然後透過分析這些故事的歷史脈絡帶入課程主題。例如十八世紀歐洲醫界掀起一股反手淫運動，許多書籍與小冊都嚴厲警告手淫對身體的各種重大危害。若伊講授這段西方醫學史的著名插曲時，以當時英國一個醜聞案例開場：有位學校教師最大的嗜好就是在星期天下午，和另一位朋友帶著

反手淫書籍手冊到當地教堂墓園，趁著四下無人，坐在墓碑上一邊大聲朗誦一邊手淫。若伊藉這個例子告訴學生，不要不假思索地相信任何出版品的內容能反映社會的普遍心態與實況。宣導反手淫的書籍，由於對手淫有繪聲繪影的描述，有時甚至引起某些人把它們當作色情書刊來閱讀的興（性）趣。若伊進而透過這個例子來討論書籍與讀者、醫生意見和病人行為之間的複雜關係。

我初到英國時，對自己的英文口語表達能力尚乏自信，在課堂上沒能和若伊有任何互動、對話。第一次有機會和他聊天，是在我的指導教授勞倫斯（Christopher Lawrence）家中舉行的耶誕派對上。若伊告訴我他很高興我去旁聽他的課，我提到打算研究英國熱帶醫學史，還說最近讀的法國史家德拉波特（Francois Delaporte）的《黃熱病史》（The History of Yellow Fever）很精采。若伊則建議我讀美國史家科曼（William Coleman）所寫的《北方的黃熱病》（Yellow Fever in the North）。雖然他沒有批評德拉波特的書，但從他的口氣隱約可以感受到他欣賞的是科曼詳細的歷史敘述和步步為營的歷史討論，而對德拉波特好藉個別史事做哲學斷言

的風格有所保留。當然，我也知道德拉波特是傅科（Michel Foucault）的學生，而若伊向來不喜傅科的史學風格。

若伊畢業於劍橋大學，隨後在母校擔任研究員。1977年，他以博士論文改寫的《地質學的形成》（The Making of Geology）出版了。他這本成名作是一部紮實的社會史著作，研究英國早期地質學家的出身、他們的研究活動，和這兩個因素在地質學成爲一門學科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1979年，若伊由劍橋轉往倫敦大學倫敦大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維康醫學史研究所（Wellcom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研究主題從地質學史移轉到醫學史，尤其是醫病關係史、瘋狂史與精神醫學史。他倡議「由下而上的歷史」（history from below），把史學研究焦點從醫師轉移到病人身上。在瘋狂史領域，若伊最著名的論點是在《心囚》（Mind-Forg'd Manacles, 1987）一書中，以紮實的經驗研究反駁傅科關於古典時代（約在1650-1800年這段期間）歐洲普遍出現對瘋人的「大監禁」的說法。但他更實質的貢獻或許是對十八世紀英國精神醫學的社會史研究，以及透過病人的一手史料來呈現瘋狂的聲音。

若伊以其學術生產力知名。他出身倫敦南部工人階級家庭，靠獎學金進入劍橋，學生時代就以大量的閱讀為樂。他暑假通常不回家，就待在劍橋圖書館中閱讀藏書。有人付錢請他在劍橋看書，他覺得這是難以想像的好差事！我也聽過許多關於他驚人記憶力、專注能力以及寫作能力的傳聞。例如他從美國開完學術會議回來，通常就由機場直奔辦公室繼續寫作。他擔任期刊論文審查人常一天內就會交出審查報告。他常利用週末寫書評，上午騎腳踏車把書帶到倫敦攝政公園（Regent Park）閱讀，下午回來時四、五百頁已經讀完，重點頁都折起並寫下評注，晚上就完稿寄出了。他每年一兩本專書外加多篇論文的寫作速度，是現在絕大多數歷史學者望塵莫及的。有些人認為他的早逝和這種拼命工作的作風脫不了關係，但若伊向來樂在閱讀寫作，從不覺得研究工作是負擔。我後來知道他的家族有心臟病的歷史，而且他每年都做健康檢查，卻沒查出他的冠狀動脈已有阻塞。

若說有哪種學術工作會讓若伊疲倦的話，那就是學術行政工作。他退休前一年正值維康醫學史研究所改制，在行政上由直接隸屬維康基金會改為正式隸屬倫敦大學學院。若伊

在此動盪時刻接中心主任，期間他盡心盡力諮詢中心每個成員的意見，甚至像我這種一兩年後就會走路的博士後研究員，他也請吃午餐、一對一討論中心的發展事宜。不過主管職真的不適合若伊，我還記得那段期間經常在下午看到他的倦容。退休前他接受訪問，表示他一向熱愛學術研究，多年來從不倦煩，但近年英國學術界的行政和評鑑事務日益沉重繁瑣，他發現他花越來越多的時間出席委員會接受評鑑或評鑑別人，真正作研究的時間越來越少。於是他決定乾脆提早退休做自己想做的事。

若伊退休後的寫作數量仍遠超過絕大多數史學研究者，並更加投入歷史普及事業。我有一位老師曾說：若伊為一般讀者寫作的興致，遠高於專為幾十個聰明的同行專家而寫。若伊雖以醫學史家的身分知名，研究興趣卻不僅止於此。我的英國老師如勞倫斯以及曾經來台訪問的艾傑頓（David Edgerton）都強調，醫學史與科技史學者對一般史（general history）一定要下工夫，才能真正做出好的研究。若伊則更進一步。他在醫學史「本業」之外，一般史的研究寫作也沒中輟，舉凡啓蒙運動、倫敦社會史、十八世紀英國社會、語言與社會等主題都有專門著作。退休後他打算全心投入一般

史的研究，研究領域也有朝思想史前進的態勢。可惜天不假年，若伊學術事業的新階段根本來不及開展，不只是史學界的遺憾，更是廣大讀者的損失。

《醫學簡史》中一個有趣的留白

雷祥麟（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科學史組）

波特的《醫學簡史》是一本不需要導讀的書。讀者可以隨手翻到任何一頁，幾乎都會讀到一段令人興味盎然的故
事。舉例而言，即便波特只使用三頁的篇幅來討論哈維的血液循環論，我們卻可以看到近四百年前哈維所面對的最大困境（肉眼無法看到聯繫動脈和靜脈間的微血管），以及他如何利用一個簡單的實驗以證明動、靜脈必然相通。一本小書能做到幾乎每頁都有自足的趣味，整體讀來又可以鳥瞰歷史地貌的長程變遷，當然是大師千錘百鍊的精心之作。與其用更多的讚詞剝奪讀者與這本傑作素面相見的驚喜，我倒想發揮「說大人則藐之」的精神，冒昧地提出一個本書可能的漏洞、一個有趣的留白。

在〈序〉中波特自承「本書只討論西方醫學—它是世界上唯一成功地散佈到全球各地的醫學傳統。」開宗明義之後，波特縱覽古今引領著讀者一路走到今日：

「到了二十世紀末，英國註冊有案的非正規醫者，比基層全科醫師還多，至於美國，每年向非傳統治療掛號的人次

(四點二五億)，多於向基層醫師求助的人次(三點八八億)。」(頁83)

突然之間，波特把我們帶到一個巨大的醫療現象面前，但回顧全書，《醫學簡史》對這個現象在二十世紀逐步興起的歷史幾乎不置一詞。比較精確地說，波特並未忽略各種非正規醫療的歷史，《醫學簡史》對「順勢療法」、「水療法」、「整骨療法」乃至「基督教科學運動」都有言簡意賅的介紹。但由於這些非主流醫療在十九世紀末葉就都已走入尾聲，《醫學簡史》對非正規醫療在二十世紀的歷史等於完全存而不論，留給讀者一個巨大的空白。更有甚者，如果這個留白是因為當代「另類與非傳統醫療」有不少源自非西方世界，是以不在《醫學簡史》的視野之內。那麼，我們不免更想追問：源自非西方世界的醫療究竟是如何「成功地散佈到全球各地」的呢？由今日的角度看來，西方醫學似乎沒有像《醫學簡史》所宣稱的那麼「唯一」。

我當然不是以為「另類醫療的全球化」真的能與十九世紀以來現代生物醫學傳佈全球的歷史等量齊觀。但是《醫學簡史》敢於留下這麼龐大而明顯的空白，也透露了當代西方

醫學史界不言自明的假設：經過這麼光輝燦爛的醫學革命與醫療專業化之後，各種民間、非正規療法終將走入歷史的角落，此刻的流行只是過渡時期的現象，它也許可以被當作一種大眾文化現象而交給人類學者研究，但卻不是嚴肅醫史研究的恰當題材。然而，仔細想想，雖然各種非正規醫療在二十世紀中的確迭經起伏、幾度沈寂，但這個想像中的過渡時期畢竟已經「過渡」超過一整個世紀了。

非正規醫療能在當代歐美社會佔據如此規模的市場，當然有它相應的歷史。舉例而言，爲了瞭解針灸在北美的傳播，波士頓大學的醫學人類學家Linda Barnes便深入地考察了美國第一所以教授東方醫學爲主旨的新英格蘭針灸學校（New England School of Acupuncture）的歷史，此後更將她的研究延伸至北美針灸師資格與證照認可的爭議。特別有趣的是，許多北美病人之所以會向針灸師求助，主要是爲了解決她們心理與情緒上的困擾；在他們的想像與體驗中，身心一體的針灸療法要比西方的心理治療更能解決他們心理問題。誇張一點地說，這些長期使用針灸的西方人並不全然活在《醫學簡史》所描述的現代身體之中。另一方面，在患者

需求的引導之下，部份針灸師反而回頭去研讀在中國被視為「不科學、迷信」而被刪除的部份典籍，從而促成「針灸的心理學化」。由此看來，如果對於當今社會中活躍的各種非正規醫療視而不見，不僅會使我們忽略許多西方病人對於疾病的想像與體驗，更會錯失非西方醫療在近代發展的西方影響與動力來源。撰寫二十一世紀醫學史的第一個挑戰只怕就是放棄這個涇渭分明的「西方」與「東方」。

整整七十年前，當醫學史巨擘西格理斯（Henry Sigerist）的《人與醫學》被譯為中文時，胡適在序言中說：「老實說，多數的中國人至今還不配做病人。不配生病的人，一旦有了病可就危險了！」有意無意地，胡適錯過了西格理斯醫學史的志業，他沒有告訴中文讀者西氏以為醫史研究的要旨在於指出醫學演變的終極目標，那就是「社會化的醫學」（Socialized Medicine）。相反地，胡適強調將西方醫學史譯為中文的意義，就是要藉此教導國人如何做「現代的病人」，要將病者改造為現代醫療體系中的一個「夠格」的原子。波特在醫學史界素以醫學社會史、病人觀點「由下而上」的醫療史而獨樹一幟，今天中譯出他的《醫學簡史》又有著什麼